




20世纪
西方文论名著
导读

杜萌若 著



20世纪西方文论名著导读

杜萌若 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西方文论名著导读/杜萌若著.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8
(黑龙江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81129-195-7

I. 2… II. 杜… III. 文艺理论—西方国家—
20世纪 IV. 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1191号

责任编辑: 安宏涛

封面设计: 王 刚

20世纪西方文论名著导读

杜萌若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10千
书 号 ISBN 978-7-81129-195-7

定 价 29.80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浮士德》中的梅菲斯托说,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我不打算和他争辩什么,只需要一一揭开20世纪西方文论28部经典之作五色斑斓的面纱。

《世说新语·言语》中的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20世纪的西方也有这样一条文论的山阴道——一条迷宫似的“林中路”,迷失在这里,是快乐的。

2003年,特里·伊格尔顿推出了他的《理论之后》,在“理论之后”的21世纪“追寻逝去的时间”,我有些淡淡的感伤……

CONTENTS 目录

俄国及东欧篇

- 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3
-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9
-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 22
-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故事形态学》/ 33
- 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37
- 格奥尔格·卢卡奇《小说理论》/ 47
-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58

英美篇

- T. S. 艾略特《圣林：诗歌与批评文集》/ 71
- 克林斯·布鲁克斯《精制的瓮：诗歌结构研究》/ 81
-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91
-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100
-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110
-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 118
-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 128

法 国 篇

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143

加斯东·巴什拉《理想的诗学》/ 153

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 163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 172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 181

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 188

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 192

德 国 篇

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203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计划》/ 211

艾里希·奥尔巴赫《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 221

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篇》/ 231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242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249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 255

后 记 / 264



俄国及东欧篇

列夫·舍斯托夫 《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传世的断简残编中有一警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①以赛亚·伯林据此引发出了关于“刺猬与狐狸”的著名譬喻，刺猬型作家或思想家“品制万变，宗主存焉”（王弼《周易略例》），狐狸型作家或思想家则“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易·系辞下》），分别体现为向心一元和离心多元的形态。以赛亚·伯林指出，辨别一位作家或思想家究属刺猬型抑或狐狸型殊非易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 19 世纪头号巨狐普希金误解为其刺猬自我的同类。具体落实到自我认知的层面，也并不简单，甚至更可能失误，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托尔斯泰天性

^① 转引自（英）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载（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 页。

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①。

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说：“每个人的基本特点是变化无常和他最为珍惜的变化无常的特权：变化无常就是生活和自由。”^②看起来他好像把每个人都当成了狐狸，可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却往往倾向于把他的思想描述为刺猬型的。别尔嘉耶夫看舍斯托夫：“舍斯托夫是单一思想者，一个主题完全支配着他，而他也将这一主题贯注于自己的全部著述之中。”^③布尔加科夫看舍斯托夫：“舍斯托夫属于那类思想专一的人，他没有思想的演进。他的思想宗旨在早期作品中就已确定。”^④

《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是舍斯托夫的早期作品，对于这部书的思想宗旨，著名的批评史家韦勒克作出了精审的概括和严厉的批判：

列夫·舍斯托夫的著作《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精彩绝伦，文笔漂亮而说理明通，但终究是昭然若揭的谬说。此书的主旨很简单：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袭人道主义与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是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辩护人，直至他经历过西伯利亚流放岁月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如此，《死屋手记》（1860—1862）是这种观念的最后例证。根据舍斯托夫的说法，在1863—1864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和妻子相继亡故，其思想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最终流亡海外。在舍斯托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造反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关于人类命运的

①（英）以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载（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②（俄）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徐荣庆、刘继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③（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0页。

④（俄）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宗教世界观的若干特点》，转引自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现代悲观主义者。和米哈伊洛维奇相仿，舍斯托夫把《地下室手记》当作转折点，认为此书拥抱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书中以宗教性段落收束的一个情节对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驳斥不过是些隐藏真面目的诡计花招，虚与周旋，使其看似不悖公众道德……舍斯托夫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尼采的同盟，这显然无法成立。书中关于尼采的章节把他同样变成了某种伪善者……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引人入胜，妙语连珠，却终非正解，流于锋走偏锋的悖论之作。^①

别尔嘉耶夫对舍斯托夫思想的想法与韦勒克不谋而合，而舍斯托夫本人则坚决反对别尔嘉耶夫的看法：“根据我的《无根据颂》，他认为我是怀疑主义者，根据《悲剧的哲学》又认为我是悲观主义者……当我第一次荣幸地被称为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②那么，究竟是舍斯托夫缺乏自知之明，还是别尔嘉耶夫和韦勒克不具备知人之明呢？

让我们捉住舍斯托夫的“有翼的话语”：

《地下室手记》，这是撕裂心灵的可怕号叫。这一号叫发自一个曾经使自己和别人深信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最底层的人服务，而现在突然醒悟他一生都在撒谎、都在作假的人的肺腑……行善、为思想服务不再能继续鼓舞他了。

《地下室手记》是一个公开的（尽管还不是彻底的）和自己的过去的决裂。“我不能、不能再继续伪装了，我不能生活在这种思想的谎言之中，而别的真理我又没有，随它怎么样吧”——这就是这一《手记》所说的，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①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 ~ 1950, Volume 7*,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9 ~ 260.

^② （俄）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方珊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注释中如何回避它们。没有一次、没有一个俄罗斯作家会说出这样没有希望、这样绝望的话。

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在地下室人身上唤起了一种神奇的恐惧感。

事情很清楚：在伊凡·卡拉马佐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都不相信“爱他人”的思想观点。如果方便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走得比伊凡·卡拉马佐夫更远。

“记世界毁灭，而让我活着”(pereat mundus, fiam)——即便是整个世界完蛋，地下室人也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是可怕的真实，他敢于恐惧而羞愧地以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名义把它说出来。在尼采那里，这是新的和最伟大的“权利宣言”，为了它，他开始着手一切地下工作。尼采的残酷性就在于此。^①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宣布裁决的结果：别尔嘉耶夫和韦勒克是胜利者。在舍斯托夫的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基督和不信上帝的尼采的盟友，二者的思想共同指向一个对于他所设定的极限处境的残酷而真实的答案：“每当一个人面临着死与杀人这两者必取其一的抉择时，一切深层和隐蔽的本能都会促使他去保护自己。”^②然而，奇怪的是，舍斯托夫为什么一方面推出了确凿无疑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言论，另一方面却又拒不承认自己是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呢？伟大的思想家舍斯托夫怎么可以如此自相矛盾呢？

① (俄)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页，第249页，第266页，第343页。

② (俄)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伟大的思想家舍斯托夫从不畏惧自相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热爱自相矛盾。舍斯托夫承认别尔嘉耶夫抓住了他的“要害”,可这“要害”实际上只好比翩翩飞走的秋蝉蜕下的一具空壳而已:“别尔嘉耶夫抓住了我的话反驳我……他抓住了。只是为什么要抓住?难道就是这样看书的吗?应当忘却的不仅是所谈之书的所有的话,而且还有作者的一切思想……说出的思想就是谎言。”^①

伟大的思想家舍斯托夫就是说谎的大师,舍斯托夫礼赞“悲剧的哲学”:“这难道不是一种绝望的、悲观的、疯狂的、甚至是死亡的哲学吗?!”^②是的,是这样的!“悲剧的哲学”是怀疑主义的哲学!“悲剧的哲学”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是吗?是这样吗?

舍斯托夫善意地提醒他的读者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狡猾,他的思想几乎不可能把握,甚至要追踪它都很困难,它真像鳗鱼一样滑溜和弯曲,最终,仿佛是故意地,落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浓雾之中。尼采也是如此。”^③舍斯托夫谈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其实又何尝不是在谈着他自己呢?

让我们放开舍斯托夫的“有翼的话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个充满希望、伟大希望的人。所以他认识世界的方法、他的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要知道,希望是最变化莫测的,因为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许,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希望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甚至长时间地抛弃过他。就在他感到自己确实永远和最后一个人一样的时刻,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

① (俄)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方珊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② (俄)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③ (俄)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应该发展成完全是另一种哲学，一种真正的哲学，没有希望的哲学，一个地下室人的哲学。^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从希望的哲学变成了绝望的哲学或悲剧的哲学了吗？舍斯托夫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可他是在说谎。

以赛亚·伯林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是的，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始终是希望的哲学，舍斯托夫也始终明白这一点。

舍斯托夫为什么要说谎？他为什么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从希望的哲学变成了绝望的哲学或悲剧的哲学？“舍斯托夫与克尔凯郭尔有类似的感受？只有在绝望中，才诞生了对上帝的渴求，这是一场用生命的死亡来进行的伟大斗争。”^②

以赛亚·柏林说，但丁是刺猬，是的，是这样的。但丁的《神曲》分为三部——《地狱》、《炼狱》、《天堂》，以绝望始，以希望终。

舍斯托夫也有他的《神曲》三部曲——《悲剧的哲学》（1903）、《在约伯的天平上》（1927）、《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同样以绝望始，同样以希望终。

舍斯托夫天性是刺猬，却自信是狐狸。

^①（俄）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载方珊编《舍斯托夫文集》第五卷《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②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页。

托洛茨基

《文学与革命》

革命之于托洛茨基，仿佛贝阿特丽采之于但丁，当托洛茨基深情地说起革命，亦仿佛但丁深情地说起贝阿特丽采：“我有我自己的领域，而且是一个要求严格、不允许有竞争对象的领域——革命。”^①

革命家托洛茨基喜爱文学，说起文学却有时刻意地故作漫不经心状：“我欣赏和阅读，还写点什么，但是始终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平。”^②

①（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自传》，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7页。

②（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自传》，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7～128页。

鲁迅评价托洛茨基“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①，当托洛茨基一丝不苟地介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时，他无疑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裁断果敢坚决，气势撼人。1923年问世的《文学与革命》展示了革命的文学批评家托洛茨基特有的明快而凌厉的批评风格。

托洛茨基的文学兴趣严格从属于他的革命热情，“他鸟瞰当代的或稍早些的艺术，以意识形态的术语将其分门别类，总是在问它对革命的进程是否有益，他对自己所认定的革命的任何敌人毫不留情，对那些逃亡者更是笔携风霜”^②。在托洛茨基那里，十月革命是神圣而不容回避的：“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进入了俄国人民的命运，对一切事物表明自己的意义、做出自己的评断。过去立即离去了、黯淡了、枯萎了，只有站在十月革命立场上的回顾才能艺术地复活过去。谁置身在十月革命的前景之外，谁就会完全地和永远地变得精神空虚。”^③“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一切艺术成果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审视着；一切艺术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从宏大主题到细小的细节、辞章、意象、修辞手段，一切都必须渗透革命的精神。一切文学艺术行为和现象，都必须成为革命意志的表现。如此，诗学便成为革命的诗学。”^④

托洛茨基划分出了一个“非十月革命文学”的庞大阵营，抨击此阵营中人“在十月革命后想做出一副样子，似乎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过，似乎这一切均与它无关”^⑤，然后，就是深得果戈理

① 鲁迅：《十二人后记》，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②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 ~ 1950, Volume 7*,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09.

③ (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 邱运华等：《19~20世纪之交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⑤ (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鬼脸儿”勾勒之三昧的一幅幅笔致辛辣的漫画。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流亡者：

流亡文学是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东西就无法评断。在流亡者死尸的腐烂中，形成一个吹着口哨的无赖的抛了光的典型。所有的流派与倾向都注入了他的血液，就像一场花柳病后，他便具有了对之后的任何一种思想病毒的免疫力。不知害羞的韦特卢金先生就是这种典型最彻底的代表。^①

是刻毒的谩骂吗？是的，但这是革命的需要，革命需要谩骂的艺术，而且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谩骂艺术也着实出神入化。

托洛茨基接下来的对手是“革命的国内流亡者”：

在国境的这一边，也留下不少十月革命前的作家，他们近似于彼岸的作家，是革命的国内流亡者。“十月革命前的”这个词会让将来的文化史家感到沉重，就像与近代史相对的“中世纪的”一词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对于大多数十月革命前文化的坚定拥护者而言，十月革命确实像匈奴人的入侵，为了躲避这些匈奴人，需要逃进燃着所谓“知识与信仰这灯”的避难所。然而，这些藏匿者，脱离者们并未表现出新的力量。^②

“革命的国内流亡者”是“非十月革命文学”阵营的主力军，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留在了刚刚诞生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因此，托洛茨基对他们的批判和挖苦也就比对那些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和缓许多。

在“革命的国内流亡者”的队伍中，云集着不胜枚举的白银时

①（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②（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